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孚　琳

朱子語類卷六十

孟子十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字不可不子細看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知性却在先文蔚

李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曰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

其心也相似 雉

人往往說先盡其心而後知性非也心性本不可分况其語脉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包着這道理盡知得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會盡心不知如何地盡 䕫

或問盡心知性曰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盡却盡个甚麽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所以能盡其心者由先能知其性

知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不知性不能以盡其心物格而後知至道夫

盡其心者由知其性也先知得性之理然後明得此心知性猶格物盡心猶知至德明

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物字對性字知字對心字節

知性然後能盡心先知然後能盡未有先盡而後方能知者蓋先知得然後見得盡節

王德修問盡心然後知性曰以某觀之性情與心固是一理然命之以心却似包着這性情在裏面故孟氏語意却似說盡其心者以其知性故也此意橫渠得知故說心統性情者也看得精卲堯夫亦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語極有理大雅云橫渠言心禦見聞不弘於性則又是心小性大也曰禦字不可作止字與當字解禦有梏之意云心梏於見聞反不弘於性耳大雅

問橫渠謂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如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先生謂盡其心者必其能知性者也知性是物格之事盡心是知至之事如何曰心與性只一般知與盡不同所以知便是心了問知是心之神明似與四端所謂智不同曰此知字義又大然孔子多說仁智如元亨利貞元便是仁貞便是智四端仁智最大無貞則元無起處無智則如何是仁易曰大明終始有終便有始智之所

以為大者以其有知也　廣

問先生所解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正如云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語意同先生曰固自分曉尋此樣子亦好後見信州教授林德久未甚信此說過欲因以其易曉者譬之如欲盡其為教授者必知其職業乃能盡也先生云存其心恰如教授在此方理會得每日職業過

問盡心者知至也曰知得到時必盡我這心去做如事

君必要極於忠為子必要極於孝不是備禮如此既知得到這處若於心有些子未盡處便打不過便不足賀孫口專

論盡心

問盡心只是知得盡未說及行否曰某初間亦把做只是知得盡如大學知至一般未說及行後來子細看如大學誠意字模樣是真個恁地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知至亦須兼誠意乃盡如知得七分自家去做只着得五分心力便是未盡有時放緩又不做了如

知得十分真切自家須着過二十分心力實去恁地做便是盡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所以能盡心。淳
此段句意恐未真
其前以孟子盡心為如大學知至今思之恐當作意誠說蓋孟子當時特地說箇盡心煞須用功所謂盡心者言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不盡好善便如好好色惡惡便如惡惡臭徹底如此沒些虛偽不實童云如所謂盡心力而為之之盡否曰然 祇

黄先之問盡心曰盡心是竭盡此心今人做事那曾做得盡只盡得四五分心便道了若是盡心只是一心為之更無偏旁底心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必定是如此如云盡心力為之 賀孫

盡心知性知天工夫在知性上盡心只是誠意知性却是窮理心未有盡便有空闕如十分只盡得七分便是空闕了二三分須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孝便極其孝仁便極其仁性即理理即天我既知得此理則

所謂盡心者自是不容已如此說却不重疊既能盡心知性則胸中已是瑩白淨潔却只要時時省察恐有汚壞故終之以存養之事謨

盡心者發必自慊而無有外之心即大學意誠之事也道夫

問盡心莫是見得心體盡或只是如盡性之盡池録作盡忠盡信類否曰皆是德明

盡心以見言盡性以養言德明

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功夫之謂盖言上面功夫已至

至此方盡得耳中庸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孟

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是也銖

盡心就見處說見理無所不盡如格物致知之意然心

無限量如何盡得物有多少亦如何窮得盡但到那

貫通處則纔來便曉得是為盡也存心却是就持守

處說端蒙

說盡心云這事理會得那事又理會不得理會得東邊

又不理會得西邊只是從來不曾盡這心但臨事恁地胡亂挨將去此心本來無有些子不備無有些子不該須是盡識得許多道理無些子窒礙方是盡心如今人人有箇心只是不曾使得他盡只恁地茍簡鹵莽便道是了賀孫

問季通說盡心謂聖人此心才見得盡則所行無有不盡故程子曰聖人無俟於力行曰固是聖人有這般所在然所以為聖人也只說好問默而識之好古敏以

求之那曾說知了便了又曰盡心如明鏡無些子蔽翳只看鏡子若有些少照不見處便是本身有些塵汚如今人做事有些子鶻突窒礙便只是自家見不盡此心本來虛靈萬理具備事事物物皆所當知今人多是氣質偏了又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聖賢所以貴於窮理又曰萬理雖具於吾心還使教他知始得今人有箇心在這裡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許多道理少間遇事做得一邊又不知那一邊見得

東遺却西少間只成私意皆不能盡道理盡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無有不合道理又曰學問之所以傳不傳者亦是能盡心與不能盡心問若曾子易簀之事此時若不能正也只是不盡得心曰然曾子既見得道理自然便改了若不便改了這心下便闕了些當時季孫之賜曾子如何失點檢去上睡是不是了童子既說起須着改始得若不說不及改也不妨才說便着改賀孫

問先生解盡心知性處云心無體以性為體如何曰心是虚底物性是裏面穰肚餡草性之理包在心内到發時却是性底出来性不是有一箇物事在裏面喚做性只是理所當然者便是性只是人合當如此做底便是性惟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這四句也有性也有心也有情與横渠心統性情一語好看震

盡心謂事物之理皆知之而無不盡知性謂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循其理知天則知此理之自然

人傑

盡心如何盡得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理既盡之後謂如一物初不曾識来到面前便識得此物盡吾心之理盡心之理便是知性知天去偽○末二句恐誤

黄敬之問盡心知性曰性是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麽又問知其性則知天矣曰倪録云知天是知源頭来處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倪録作公共之本原而言天便脱模是一箇大底人人便是一箇小底天吾

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来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僩録此下云又問存心養性曰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時舉

因看程子語録心小性大心不弘於性滯於知思說及上蔡云心有止說遂云心有何窮盡只得此本然之體推而應事接物皆是故於此知性之無所不有知天亦以此因省李先生云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

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方

盡心知性知天此是致知存心養性事天此是力行泳○

盡知存養

盡心知性以前看得知字放輕今觀之却是知字重盡字輕知性則心盡矣存養有行底意思可學

問盡知存養四字如何分別曰盡知是知底工夫存養

是守底工夫震

問盡心盡性曰盡心云者知之至也盡性云者行之極也盡心則知性知天以其知之已至也若存心養性則是致其盡性之功也人傑

孟子說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下面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說物格而後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知至

而後意誠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不可勝數泳

蜚卿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終始只在這裏賀孫

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卻似添事蓋聖人只為學者

立下規矩守得規矩定便心也自定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人能如是存守則心有不存者乎今又說存其心則與此為四矣如此處要人理會升卿

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德明

仲思問存心養性先後曰先存心而後養性養性云者養而勿失之謂性不可言存

問存心養性以事天曰天教你父子有親你便用父子有親天教你君臣有義你便用君臣有義不然便是違

天矣古人語言下得字都不苟如存其心養其性若作養其心存其性便不得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從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矣性便有那天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謂知事物當然之理知天命謂知事物之所以然便是知天知性之説否曰然他那裏自看得箇血脉相牽連要自子細看龜山之説極好龜山問學者曰人何故有惻隱之心學者曰出於自然龜山曰安得自

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来則仁之道不遠矣

便是此說僩

存其心則能養其性正其情養其性如不暴方

存心便性得所養季通說存心雖是然語性已踈性有

動静蓋孟子本文甚切方

夭壽不貳不以生死為吾心之悅戚也人傑

問立命是竪立得這天之所命不以私意參雜倒了天

之正命否曰然問莫非命也此一句是總說氣禀之

命與天命謂性之命同否以孟子之意未說到氣禀孟子自來不甚說氣禀看是此句只是說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人但順受其正若桎梏而死與立乎巖墻之下而死便是你自取不干天事未說到

氣禀上　僩

敬之問夭壽至命也曰既不以夭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内也須教事

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夭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絶滅為事亦可謂之夭壽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賀孫

敬之問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壽夭是天命修身是順天命安于天理之正無一毫人欲計較之私而天命在我方始流行曰夭壽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

便是立命夭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又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何是命曰前面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巖墻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或如比干剖心又不可不謂之正命直卿說先生向嘗譬喻一似受差遣三年滿罷便是君命之正若

歲月間以罪去也是命便不是正底命先生曰若自家無罪便歲月間去又不可不謂之正命子善問孟子謂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今人却道我命若未死縱立巖墻之下也不到壓死曰莫非命者是活絡在這裡看他如何來若先說道我自有命雖立巖墻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便是紂說我生不有命在天因舉横渠行同報異與氣遇等語伊川却道他說遇處不是又曰這一段文勢直是緊若精神鈍

底真个提他不上如龍虎變化直是捉搦他不住○倪

時舉

略

問由太虛云云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

且太虛便是這四者之摠體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

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隂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

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這个便是那太虛

只是便雜却氣化說雖雜氣化而實不雜乎太虛未

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

面底圓圈氣化便是圓圈裡隂靜陽動否曰然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裡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又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又問人與鳥獸固有

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抑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又如大黄喫着便會瀉附子喫着便會熱只是他知覺只從這一路去又問腐敗之物亦有否曰亦有如火燒成灰將來泡湯喫也燎苦因笑曰頃信州諸公正說草木無性今夜又說草木

無心矣_僩。_{集註}

先生問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如何看廣云虛只是理有是理斯有是氣曰如何說合字廣云恐是據人物而言曰有是物則有是理與氣故有性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由太虛有天之名只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由氣之化各有生長消息底道理故有道之名既已成物則物各有理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_廣

由太虛有天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實上見無形底物因有形而見所謂道者如天道地道人道父子之道君臣之道率性之謂道是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自然中包得許多物事夔孫

由太虛有天之名這全說理由氣化有道之名這說着事物上如率性之謂道性只是理率性方見得是道這說着事物上且如君臣父子之道有那君臣父子方見這个道理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字便說理理

與氣合所以有人植

問知覺是氣之陽明否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天命之謂性管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率性之謂道管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謂性這正管此一句賜

問當無事時虛明不昧此是氣其中自然動處莫是性否曰虛明不昧此理具乎其中無少虧欠感物而動便是情横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

之名此是揔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是就人上說賜

問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自陰陽言曰方見其有許多節次可學

林問氣化何以謂之道曰天地間豈有一物不由其道者問合虛與氣何以有性曰此語詳看亦得其意然亦有未盡處當言虛即是性氣即是人以氣之虛明寓於中故合虛與氣有性之名雖說畧盡而終有二

意劉問如此則莫是性離於道邪曰非此之謂到這處則有是名在人如何看然豈有性離於道之理寓

問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曰惟五峯發明得兩句好非性無物非氣無形燾

問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曰虛只是說理橫渠之言大率有未瑩處有心則自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蓋卿

由太虛有天之名至知覺有心之名橫渠如此議論極

精密 驤

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饒錄無此七字却云盡心者以其知性若未知性便要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惟就知性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學蒙集義○問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佛本不假於存養豈竊希聖人之事乎曰盡知存養吾儒釋氏相似而不同只是他所存所養所知所盡處道理皆不是如吾儒盡心只是盡君臣父子等心便見有是理性即

是理也如釋氏所謂盡心知性皆歸於空虛其所存養卻是閉眉合眼全不理會道理去偽

或問伊川云心具天德心有未盡處便是天德未能盡切嘗熟味其言意者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性無形質而含之於心故一心之中天德具足盡此心則知性知天矣游氏以心無餘藴為盡心謝氏以擴充得去為盡心皆此意也然横渠范侍講之說則又不然范謂窮理者孟子之所謂盡心也横渠曰大其心則能

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不知窮理體物之説亦信然否如下一段言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游氏言之詳矣其言曰存其心者閑邪以存其誠也養其性者守静以復其本也存養如此則可以事天矣此言事天亦伊川所謂奉順之意其説恐不出乎此但不知存養之説謂存此以養彼耶亦既存本心又當養其性耶曰諸家觧説盡心二字少有發明得盡字出来者伊川最説得完全然亦不曾子細開説

盡字大抵盡其心只是窮盡其在心之理耳窮得此又却不能窮得彼便不可喚做盡心范侍講言窮理却是言盡心以前底事謝上蔡言充廣得去却言盡心以後事若横渠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之說此只是言人心要廣大耳亦不知未能盡得此心之理如何便能盡其心得兼大其心亦做盡心說不得游氏守静以復其本此語有病守静之說近於佛老吾聖人却無此說其言知天為智之盡事天為仁之至

此却說得好事天只是奉順之而已非有他也所謂存心養性非二事存心所以養性也去偽

問上蔡盡心知性一段曰說盡心不着可學

問先生盡心說曰心者天理在人之全體又曰性者天理之全體此何以別曰分說時且恁地若將心與性合作一處說須有別淳

莫非命也章

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桎梏死者逆理而凶者

也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蓋其所禀之惡氣有以致之也人傑

問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雖謂非正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

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卻是命可學

敬之問莫非命也曰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是不正之命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喚做不正之命始得在

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恪

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廣

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因推惠廸吉從逆凶之意曰若是惠廸吉從逆凶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自人得之也得其正命若惠廸而不吉則自天觀之却是失其正命如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聖賢亦莫不

順受其正這是於聖賢分上已得其正命若就天觀之彼以順感而此以逆應則是天自失其正命賀孫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直卿云如受得一邑之宰教做三年這是命到做得一年被罷去也是命曰有不以罪而枉罷者亦是命有罪而被罷者非正命無罪而被罷者是正命也賀孫

孟子說命至盡心章方說得盡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黄先之問萬物皆備於我曰如今人所以害事處只是這些〻私意難除才有些〻私意隔着了便只見許多般

賀孫

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實有之無虧無欠方能快活若反身而不誠雖是本来自足之物然物自物何干我事砥

反身而誠孟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為父而實有慈為子而實有孝豈不快活若反身不

誠是無此理既無此理但有恐懼而已豈得樂哉驤

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恪

或問反身而誠是要就身上知得許多道理否曰是這知見得最為要緊賀孫

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强此因林伯松問強恕說○淳

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在學者也知得此理是備於我只是未能反身而誠若勉强行恕拗轉這道理來便是

恕所謂勉強者猶未能恕必待勉強而後能也　所謂恕者也只是去得私意盡了這道理便真實備於我無欠闕

或問萬物皆備於我章後面說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曰恕便是推己及物恕若不是推己及物別不是個什麽然這個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着一个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所謂強恕蓋是他心裏不能推己及人便須強勉行恕拗轉這道理然亦只是要去个私意而已私意既

去則萬理自無欠闕處矣燾

子武問萬物皆備於我章曰這章是兩截工夫反身而誠蓋知之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恁把捉勉强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之木

問萬物皆備於我下文既云樂莫大焉何故復云强恕曰四句二段皆是蒙上面一句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大賢以上事强恕求仁是學者身分上事否曰然問大賢以上是知與行俱到大賢以下是知與行

相資發否曰然頃之復曰反身而誠只是个真知真實知得則滔滔行將去見得萬物與我為一自然其樂無涯所以伊川云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正此意也道夫

強是勉強而行恕是推己及物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去偽

敬之說強恕只事事要擴充教是當雖是自家元未免有些病痛今且着事事勉强做去曰未至於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處且逐事要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此處好更子細看 賀孫

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其人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若反身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又問莫須卓然立志方得曰也不須如此饑時便討飯喫 夔孫錄云才見不恕時便須勉強如飢便吃飯 初頭硬要做一餉少時却只恁消殺了倒沒意思 儒用。夔孫同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不可將恕字低看了求仁莫近於

恕恕字甚緊 蓋卿

問萬物皆備於我曰未當如此須從孟子見梁惠王看起却漸漸進步如看論語豈可只理會吾道一以貫之一句須先自學而篇漸漸浸灌到純熟處其間義理却自然出 季札

問伊川說萬物皆備於我謂物亦然皆從這裡出去如何曰未須問此枉用工夫且於事上逐件窮着凡接物遇事見得一箇是處積習久自然貫通便真箇見

得理一禪者云如桶底脫相似可謂大悟到底不曾曉得才遇事又却迷去德明。集義

或問明道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事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如明道之說則物只是物更不須作事且於下文求仁之說意思貫

串横渠解反身而誠為行無不慊之義又似来不得不唯以物為事如下文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通貫得為一意曰横渠之説亦好反身而誠實也謂實有此理更無不慊處則仰不愧俯不怍樂莫大焉強恕而行即是推此理以及人也我誠有此理在人亦各有此理能使人有此理亦如我焉則近於仁矣如明道這般説話極好只是説得大廣學者難入去聲○銖同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裡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裡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自家這裡也有是這道理本来皆備於吾身反之於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别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俯不

怍自然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横渠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萬物皆素定於我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不是實做工夫到這裏如何見得恁地賀孫

萬物皆備於我横渠一段將来說得甚實所謂萬物皆在我者便只是君臣本来有義父子本来有親夫婦本来有别之類皆是本来在我者若事君有不足於

敬事親有不足於孝以至夫婦無别兄弟不友朋友不信便是我不能盡之反身則是不誠其苦有不可言者安得所謂樂若如今世人說却是無實事如禪家之語只虚空打箇筋斗却無着力處

○問樂莫大焉莫是見得萬物皆備於我所以樂否曰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命果無欠闕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其樂孰大於此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去偽

行之而不著焉章

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得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 僩

著曉也察識也方其行之而不曉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 人傑

習矣而不察習字重察字輕 可學

習矣不察行矣不著如今人又不如此不曾去習便要說察不曾去行便要說著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今人未曾理會可與共學便要適道賀孫

待文王而後興章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迷而不反而聖人為之屢言之方始肯求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

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是與禽獸何別大雅

霸者之民章

自王者之民皥皥如也而下至豈曰小補之哉皆說王者功用如此人傑

所過者化只是身所經歷處如舜耕歷山陶河濵者是也略略做這裏過便自感化不待久留言其化之速也譙之云所存者神是心中要恁地便恁地否曰是

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鑄一番過相似恪

問集注云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也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而化之化有病則是過了者化物未過時却凝滯於此只是所經歷處才露着些便化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立之斯

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問同流是與天地同其神化否曰此難言各有一分去聲在裏曰是箇參贊意思否曰亦不是參贊德明

存神過化程說甚精正得孟子本意過是身所經歷處無不感動如黎民於變便是化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二程看文字最精密如中庸說門人多不能曉其意淳○集義

過化存神伊川說好過只是經歷處以舜觀之可見存

則存主處便如綏来動和之意都就事上説反覆此一段自可見端蒙

所過者化程子經歷之説甚好盖不獨是所居久處只曽經涉處便皆化所存者神存是自家主意處便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㽦

黄子功問伊川説過是經歷處是否曰只是過處人便化更不待久問所存者神曰此才有所存彼便應言感應之速也所以荀子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

者神只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處便是神子功曰如舜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亦是此理曰然文蔚

問經歷處則無不化不經歷處如何曰此言經歷處便化如在鄉則一鄉化在天下則天下化過者言其感人之速如此只被後來人說得太重了所存者神吾心之所存處便成就如神耳如書云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之意化是人化也神是事之成就如神也去偽

君子所過者化伊川本處解略易傳大人虎變却說得

詳荀子亦有仁人過化存神之語此必古語如克己復禮亦是古語左傳中亦引克己復禮仁也如崇德脩慝辨惑亦是古語葢是兩次問了燾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解革卦言所過變化事理炳著所過謂身所經歷處也文蔚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存是存主過是經歷聖人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才過便化横渠説却是兩截從周

問過化存神有先後否曰初無先後便如横渠之説亦

無先後去僞

過化存神舊説所應之事過而不留便能所存者神神即神妙不測故上蔡云所過者化故所存者神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鄉里李欲才云譬如一面鏡先來照者既去不見了則後來者又可以照若先底只在則不復能照矣將做一事説亦自好但據孟子本文則只是身所經歷處便化心所存主處便神如綏斯來動斯和又荀子亦言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似是見成言語如金聲玉振之類故孟荀皆用之荀卿非孟子必不肯用其語也方子

問尋常人說皆云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曰他是就心說據孟子意乃是就事說問注引舜事如何曰舜在下只得如此及見用則賓四門之屬皆是化聖人豈能家至戶曉蓋在吾化中者皆是過問存神與過化如何別曰過化言所過即化存神便有響應意思

問上蔡云所過者化便所存者神所存者神便所過

者化曰此是就心說事来不留於心便是存神存神便能過化横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亦是此說可學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至之問達之天下也方為仁義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待達之天下方始謂之仁義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别道理賀孫

舜居深山之中章

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問學者未有聞見之時莫須用持守而不可放逸否曰纔知持守已自是聞善言見善行了道夫

無為其所不為章

敬之問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

計較利害卻自以為不妨便自昬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来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恪

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或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朴實工夫方磨得出履孫

廣土衆民章

敬之問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

但當自盡吾心之天理雖達而在上做出事業功名亦只似雲浮於太虚之中於我何有哉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畎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内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内無所加損賀孫

問君子所性章曰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添加些子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

些子盖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又云這所性字説得虛如堯舜性之之性字燾

敬之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説生来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着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劃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着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都從那根上發出来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恪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上説君子是通聖人言盖君子

氣禀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禀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着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黒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着土而已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巳著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来未曾着土而今方移得来着土了

燾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雖是自家合下都有這箇物若有些子私欲夾雜在其中便把好底和根都剗去了賀孫

安卿問仁義禮智根於心何謂根曰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生根此是人功夫做來義剛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

季札

問四體不言而喻曰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自然重不待教化如此而自如此也燾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學而不從這裡則所為雖善要為好事終是有不是處因言舊見劉子澄作某處學記其中有雖不能為向上事亦可以做向下一等

之意大槩是要退如此便不得人傑

至之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節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水之為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比者如鶴鳴于九臯之類興者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上引躍躍毚兔柔木之類是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盖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裡不得時舉

問必觀其瀾是因其瀾處便見其本耶抑觀其瀾知其有本了又須窮其本之所自來曰若論水之有原本則觀其流必知其有原然流處便是那原本更去那裏別討本只那瀾便是那本了若非本何處有那流若說觀其瀾又須觀其本則孟子何不曰必觀其本

他說觀其瀾便是就瀾處便見其本僩

雞鳴而起章

敬之問利與善之間也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為利只見理不明才差些便入那邊去曰然才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為美賀孫

或問利與善之間曰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裡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利與善之間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煖處

也僩

利善若只是利善則易理會今人所為處都是利只管硬差排道是善今人直是差處多只一條大路其餘千差萬别皆是私路因舉張子韶小說云云 賀孫

利與善之間若才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禄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着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又如好底物事如腦子之

屬上面只着一點糞漬便都壞了不得為香矣若是糞穢上面假饒着一堆腦麝亦不濟事做善須是做到極盡處方喚做善 僩

用之問舜孳孳為善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默然無言聖人之心純亦不已雖無事時也常有箇主宰在這裡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槁木死灰曰這便如夜來說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着

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裡明日放在西邊草裡終非已物（賀孫）

或問為善為利處因舉龜山荅廖尚書用中一段曰龜山說得鶻突廖公認得不子細後來於利害上頗不分別紹興間秦氏主和建議不決召廖公來他懵然不知却去問他平日所友善之人如鄭邦達輩邦達亦不思量便云和是好事故廖公到闕即主和議遂

為中丞然他亦不肯為秦氏鷹犬秦嘗諷令言趙公鼎廖竟不從而出燾

楊子取為我章

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為巳列子云伯成子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問老子似不與楊朱同曰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閒之地云清静自治豈不是與朱同又問伊川說老子

謂先語大道後却涉些姦詐如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黒之類曰孔孟亦知天下有許多事何故不厭他曰孔孟見實理把作合做底看他不見實理把做無故不肯為問孔子曾見他書否曰未必見厚之問孔子何為問禮於他曰他本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為不足道故一切掃除了曾子問中自見孔子問他處郤康節亦有些小似他問淵源録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可學

問墨氏兼愛楊氏為我夫兼愛雖無差等不合聖人之正道乃是割已為人滅去已私猶足立教若為我乃小已自私之事果何足以立教耶曰莊子數稱楊子朱之為人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是也柄

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討箇中執之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

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顔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顔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顔子似為我而非為我道夫云常記先生云中一名而函二義這箇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曰然道夫

堯舜性之也章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端蒙

堯舜性之也性字似禀字湯武身之也是將這道理做成這箇渾身將這渾身做出這道理五伯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舊時看此句甚費思量有數樣說今所留二說也自倒斷不下僩

黄仁卿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之性字虚性之只是合下禀得合下便

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着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節

聖人之心不曾有箇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箇頭到湯武反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甚微

五伯則甚大

或問仁人心也若假借為之焉能有諸已哉而孟子却云五伯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何也曰此最難説前輩多有辨之者然卒不得其説烏知二字為五伯

設也如云五伯自不知也五伯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去僞

問久假不歸烏知其非有舊解多謂使其能久假而不歸烏知終非其有曰諸家多如此說遂引惹得司馬温公東坡来闢孟子問假之之事如責楚包茅不貢與夫初命三命之類否曰他從頭都是無一事不是如齊桓尚自白直恁地假將去至晉文公做了千般蹺蹊所以夫子有正譎之論博議說譎正處甚好但

說得來連自家都不好了又曰假之非利之之比若要識得假與利只看真與不真切與不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正是利之之事也道夫云安仁便是性之利仁便是反之假之之規模自與此別曰不干涉如勉強而行亦非此比安利勉強皆是真切但有熟不熟耳頃之嘆曰天下事誰不恁地且如漢祖三軍縞素為義帝發喪他何嘗知所謂君臣之義所當然者但受教三老假此以為名而濟其欲爾問如夫子稱管

仲如其仁也是從假字上說来否曰他只是言其有
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在且如孺子入井有一人
取得出来人且稱其仁亦未說到那納交要譽惡其
聲而然道夫問如此說則如字如何解曰此直深許
其有仁耳人多說是許其似仁而非仁以文勢觀之
恐不恁地只是許其仁耳道夫云假之之事真所謂
幽沉仁義非獨為害當時又且流毒後世曰此孟子
所以不道桓文而卑管晏也且如興滅繼絶誅殘禁

暴懐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道夫云此卲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曰他合下便是恁地 道夫

王子塾問曰章

王子塾問士尚志一段中間反覆說仁義二字都有意須思量得 僩

桃應問曰章

問瞽瞍殺人在臯陶則只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在舜則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此只是聖賢之心坦然直截當事主一不要生枝節否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臯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臯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令人於

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 淳

桃應之問孟子之對楊氏有議貴之說如何曰使舜欲為天子又欲免瞽瞍則生議貴之法矣 人傑

孟子自范之齊章

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不論養豈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 去偽

形色天性章

至之問形色曰有這形便自有這色所以下文只説踐形蓋色便在形裏面色猶言容貌也時舉問形色自是兩字否曰固是時舉

敬之問形色天性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一嚬一笑皆有至理時舉録云凡一嚬一笑一語一默無非天理形字重色字輕故下面但云惟聖人可以踐形直卿云形是動容貌色是正顔色曰固是南升

問色字如何曰有形便有色如動容周旋中禮則色自正如祭祀則必有敬之色臨喪則必有哀之色故下文只言踐形 僴

問形色天性下只說踐形而不云色何也曰有此形則有此色如鳥獸之形自有鳥獸顔色草木之形自有草木顔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 去偽

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 閎祖

踐形是有這箇物事脚實踏着不闕了他箇有是形便

有是理盡得這箇理便是踐得這箇形耳曰本有這箇聦明若不盡其聦明時便是闕了這箇形不曾踐得 恪

惟聖人可以踐形踐非踐履之謂蓋言聖人所為便踏着這箇形色之性耳 道夫

論踐形云天生形色便有本来天理在内賢人踐之而未盡聖人則步步踏着来路也 方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惟聖

人能盡其性故即形即色無非自然之理所以人皆有是形而必聖人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踐如踐言之踐伊川以為充人之形是也人傑

盡性性有仁須盡得仁有義須盡得義無一些欠闕方是盡踐形人有形形必有性耳形也必盡其聰然後能踐耳之形目形也必盡其明然後能踐目之形踐形如踐言之踐伊川云踐形是充人之形盡性踐形只是一事閎祖

蜚卿問既是聖人如何却方可以踐形曰踐如掩覆得過底模樣如伊川說充其形色自是說得好了形只是這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天之生人人之得於天其具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當無有不聰目便必當無有不明口便必能盡别天下之味鼻便必能盡别天下之臭聖人與常人都一般惟衆人有氣禀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也而不足於聰雖同是目也而不足於

明雖同是口也而不足以别味雖同是鼻也而不足以别臭是雖有是形惟其不足故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而無一毫之不聰目則十分明而無一毫之不明以至於口鼻莫不皆然惟聖人如此方可以踐此形惟衆人如彼自不可以踐此形 賀孫

君子所以教者五章

或問君子之所以教者諸先生說得如何曰諸先生不曾說得分明曾子學到孔子田地故孔子與他說一

貫之道此所謂如時雨化之者也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成德如顔淵閔子騫者是也達材如冉有季路是也答問如孟子與公孫丑萬章之徒是也有私淑艾者横渠謂正已而物正非然也此五者一節輕似一節大人正已而物正大是大事不應安排在荅問之下以其覿之此言為不曾親聖人者設也彼雖不曾承聖人之誨私得於善治孔子之道者亦足以發也故又在答問之下去僞

成德成就其德如孔子於冉閔德則天資純粹者達材通達其才如孔子於由賜才是明敏者答問則早覺言語私淑艾却是不曾及門聞風而善者端蒙

伯豐問横渠云顔子私淑艾以教人隠而未見之仁也如何曰舊解有私淑艾者謂自善其身而示教於人故横渠如此説然考孟子所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人者是孟子指其師友子思之類以謂予不得親見孔子而師之只是我私竊傳其善

於人如有私淑艾者却是君子所以教者五然亦有次叙有如時雨化之者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孔子於顏曾是也其次成德達材又隨人資材成就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来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横渠集中有祭文云私淑祖考之遺訓説得文義却順當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引而不發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猶言

活潑潑地也人傑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下三字屬君子言雖引而不發

而其言意中躍躍然會動如所謂活潑潑地也及入

解又云躍躍然於動静語默之間方

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底發出在面前如甲中躍出升卿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麽是怎生地

不發又是甚麽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

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
又曰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
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才挑
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
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
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慮夾雜方看得出個
引而不發躍如也與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同意否曰這
般有問答處儘如看這見得恁地問便恁地答最是

酬酢處見意思且自去看 賀孫

或問范謂君子之射引而不發以待彀與的之相偶心欲必中故躍如也此說如何曰范氏此說最好笑豈有君子之射常引而不發者乎只管引而不發却成甚射也引而不發之語只緣上文說射故有此語此只是言君子之教人但開其端以示人而已其中自有箇躍如底道理學者須是識得這箇道理方知君子教人為甚忠故下文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去僞

於不可已而已章

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

知者無不知也章

知者無不知也問知在先否曰也是如此亦不專如此固是用知得審若知不審以賢為否以否為賢少間那仁上便安頓不着僩

正淳問急先務一段何如曰人人各有當務之急或勞

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有所急也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今人讀書中亦自有合着急處若是稍慢處理會未得也且放過不妨緊要處須着理會又問急親賢也急先務也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却隨時因事為之故不指言如舜之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禹

之治水是禹之先務何如曰大略是如此下文云此之謂不知務須是凡事都有輕重緩急如眼下脩緝禮書固是合理會若只知有這个都困了也不得又須知自有要緊處乃是當務又如孟子答今之樂猶古之樂這裡且要得他與百姓同樂是緊急若就這裡便與理會今樂非古樂便是不知務賀孫○人傑録别出

問如舜舉臯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者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尭之歷象

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務之急者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為者皆是也漢卿問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却止說智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為務豈不為仁乎先生因推言學者亦有當務如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

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樂之一事耳又如修緝禮書亦是學者之一事學者須要窮其源本放得大水下来則如海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泛若上面無水来則大船小船都動不得如講學既能得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沉滯之患矣人傑

朱子語類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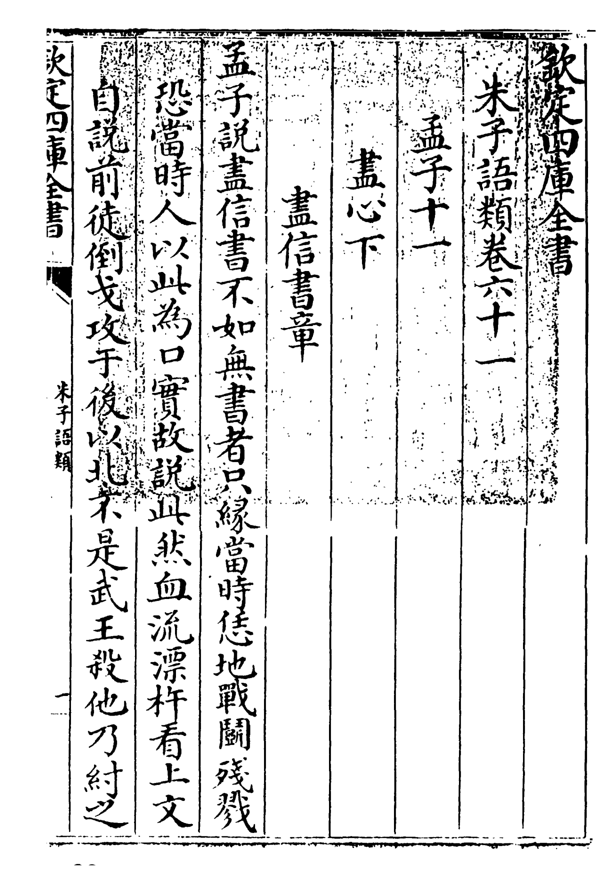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茅　琳



朱子語類卷六十一

孟子十一

盡心下

盡信書章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鬬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

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賀孫

舜之飯糗茹草章

或問二女果趙氏以果為侍有所據否曰其常推究此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去偽

好名之人章

好名之人只是偶然能如此苟非其人苟非真能讓之人則簞食豆羮反見於色想見孟子亦少了幾箇字

其人者指真能讓底人言子蒙

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是真箇能讓之人則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人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然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僩

徐孟寶問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曰會得東坡說能碎千金之璧不能不失聲於破釜否曰如此則能讓千乘之國只是好名至簞食豆羮見於色却是實情也曰然曰如此說時好名大故未是好事在曰只李守約之祖光祖刪定曾如此說來某嘗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一段為義蓋前段是好名之人於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大雅

民為貴章

伊川云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是易其人而祀之也伊川之說是蓋言遷社稷壇場於他處耳謨

仁也者人也章

或問仁者人也曰仁是仁不可說是道故以人為說者

是就人性上說節

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間渾然天理動容周旋造次顛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欲間乎其間為不仁矣雖曰二物其實一理蓋仁即心也不是心外别有仁也椿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是說此仁是人底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来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㽦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學蒙

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履孫

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因言仁字最難形容是箇

柔軟有知覺相酧接之意此須是自去體認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廣

問合而言之道也曰只說仁不說人則此道理安頓何處只說人不說仁則人者特一塊血肉耳必合將來說乃是道也必大

問先生謂外國本下更有云云者何所據曰向見尤延之說高麗本如此廣

問仁也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

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謂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密上言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已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徐問禮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曰這般話理會作甚

淳

務稽曰章

或問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此緜之八章孟子以是稱文王無足怪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邶柏舟之詩何與孔子而以此稱孔子何也曰此不必疑如見毁於叔孫幾害於桓魋皆慍于羣小也辭則衛詩意似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至於緜詩肆不殄厥慍之語注謂說文王以詩考之上文正說太王下文豈得便言文王如此意其間須有闕文若以為太王事則下又却有虞芮質厥成之語某嘗作詩解至此

亦曾有説（集傳今有定説。去僞）

口之於味也章

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味也之類是也（節）

徐震問口之於味以至四肢之於安佚是性否曰豈不是性然以此求性不可故曰君子不謂性也（人傑）

敬之問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有命焉乃是聖人要人全其正性曰不然此分明説君子不謂性這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説夫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

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如何自會恁地這固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来故君子不當以此為主而以天命之理為主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這理合如何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上説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説賀孫

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賔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命字有

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集注之說是以所稟言之清而厚則仁之于父子也至若瞽瞍之於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桀紂之於逄干則薄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賔主之失其懽智薄而至於賢者之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其稟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

人傑

或問聖人之於天道文勢與上文一否曰與上文一堯舜性之則盡矣湯武身之則未也履孫

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是因甚有兩様閎祖

性也有命焉性字兼氣禀而言命也有性焉此性字專言其理伯羽

問性也有命焉曰此性字兼物欲而言說得緩而濶如下文有性焉之性則說得緊兩箇命字亦不同燾

性也有命焉此性是氣禀之性命則是限制人心者命也有性焉此命是氣禀有清濁性則是道心者方子

直卿云不謂性命章兩性字兩命字都不同上面性字是人心下面性字是道心上面命字是氣論貧富貴賤下面命字是理論智愚賢不肖學蒙

區兄問有性焉有命焉一段先生甚喜以謂甚四十歲方看透此段意思上云性也是氣禀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禀

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主持道心欲其無不及也蓋卿○震録云區凡以性也之性為氣禀之性有性焉之性為天命之性先生云某四十歲方得此說不意公思量得

或問君子不謂性命曰論来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賔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

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那得有兩樣只就他所主而言那箇便喚做人心那箇便喚做道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著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賔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

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又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這雖說道性其實這已不是性之本原惟性中有此理故口必欲味耳必欲聲目必欲色鼻必欲臭四肢必欲安佚自然發出如此若本無此理口自不欲味耳自不欲聲目自不欲色鼻自不欲臭四肢自不欲安佚

賀孫

或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令之謂命也

然命有兩般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禀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如所謂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謂性是也二者皆天所付與故皆曰命又問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如性相近之類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

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禀皆命也

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由厚薄清
濁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
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稟
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
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禮之
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為簡智之於賢者如晏嬰智
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来所稟有厚薄而所遇有
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

子此語是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如論語所說審富貴而安貧賤之意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是也然又自要看得活道理不是死底物在人自著力也仁之於父子以下與集注不同讀者詳之○銖

問命矣夫這只是說他一身氣數止於此否曰是它禀受得來只恁地這命便似向來說人心相似是有兩般命却不是有兩箇命有兼氣血說底有全說理底如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只是這一箇命前面說底

是一般後面說底是一般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性也這便是人心然不成無後也要恁地所以說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這命便是指理而言若是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命便是兼氣血而言其實只是這一箇理就氣稟論則不同且如義之於君臣亦有未事君時先懐一箇不忠底心者子之於父亦有常常懐不孝底心者不成不管他只聽他自恁地須著區處教不恁地始得蔡

仲默問性相近也是兼氣質而言否曰是若孟子便直說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說至此髙聲云只是這箇道理堯舜三王治天下只是理會這箇千百年来無人曉得後都黒了到程先生後說得方分明義剛

堯卿問君子不謂性命章前段說性是物欲之性命是命分後段說性是仁義禮智之性命是禀賦之命似各不同曰只是一般此亦不難解有甚麽玄妙只將

自家身看便見且如耆肦叅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肦叅分無可得只得且喫藜藿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强以至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他得他亦厚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烝烝乂不格姦叔覊問瞽瞍之惡彰彰於天下後世舜何以謂之大孝曰公且自與他畫策瞽瞍頑嚚天如地閒舜如何捹得且説今遇瞽瞍之父公便要如

何淳

君子不謂性命一章只要遏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為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為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脩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或曰先生嘗言前段要輕看後段要重看曰固有此理想曾言之誤

問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集注尚存兩說曰兩說皆通前章又似周密問賢者必智何為却有淺深天

道必在聖人何為却有厚薄曰聖賢固有等差如湯武之於堯舜武王之於文王便自可見謨

或問伊川曰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有命也又曰仁之於父子至聖人之於天道謂之命者以其本受有厚薄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夫人之分量固有厚薄所以其口目耳鼻四肢之欲不可以言性伊川前說是矣仁義禮智天道此天之所以命於人所謂本然之性者

也今曰命有厚薄則是本然之性有兩般也若曰伊川以厚薄言人氣質禀受於陰陽五行者如此孟子不應言命若以氣質厚薄言命則是天之降才為有殊矣又如言仁則曰仁之於父子言義則曰義之於君臣言禮言智亦然至言天道則曰聖人之於天道文勢至是當少變邪抑自有意邪曰孟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命則誠有兩般以禀受有厚薄也又不可謂禀受為非命也大抵天命流行物各有得不謂之命

不可也命如人有富貴貧賤豈不是有厚薄智之於賢者則有小大聖人之於天道亦有盡不盡處只如堯舜性之則是盡得天道湯武身之則是於天道未能盡也此固是命然不可不求之於性去僞

問智之於賢者或云吾旣有智則賢者必見之此說如何曰如此解似語勢倒而不順須從橫渠說晏嬰之智而不知仲尼豈非命歟然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禀之命則是嬰禀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

則晏子偶然蔽於此遂不識夫彼此是作兩般看　賜

劉問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將性命做兩件子思天命之謂性又合性命為一如何曰須隨聖賢文意看孟子所謂命是兼氣禀而言子思專以天所賦而言又問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何先生不答少頃曰不要如此看文字游定夫初見伊川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只揀難底問後来人便道游將難底問大意要且將聖賢言語次第看

看得分曉自然知得伊川易傳序云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緊為人處寓

或問聖人之於天道一段以示諸友祖道曰伯豐舉錢文季之說大槩言命處只將為所禀之命莫是偏了曰此說亦是如集注中舉横渠說云以晏子之賢而不識孔子豈非命也已有此意了如伯豐見識所立亦甚難得祖道

浩生不害問曰章

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淳

問可欲之謂善曰為君仁為臣敬為父慈為子孝是也外是而求則非大雅

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諸己之謂信不相恊蓋有諸己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安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恊時舉

善人能無惡矣然未必能不失也必真知其善之當然

而實有於己然後能不失信者實有於己而不失之謂端蒙

問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曰善人只是資質好底人孔子所謂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者是也是箇都無惡底人亦不知得如何是善只是自是箇好人而已有諸己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

於外如公等說話都是去外面旋討箇善来栽培放這裏都是有待於外如仁我本有這仁却不曾知得却去旋討箇仁来注解了方曉得這是仁方堅執之而不失如義我元有這義却不曾知得却去旋討箇義来注解了方曉得這是義堅守之而勿失這都是有待於外無待於外底他善都是裏面流出来韓文公所謂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是也有待於外底如伊川所謂富人多寶貧子借看之喻是也又曰可

欲之謂善如人有百萬貫錢世界他都不知得只認有錢使有屋住有飯喫有衣著而已有諸已之謂信則知得我有許多田地有許多步畝有許多金銀珠玉是如何營運是從那裏來盡得知了 僩

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已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似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

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顔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顔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有迹只是人捉摸不著去僞

古人用聖字有兩樣大而化之之謂聖是一般如知仁聖義之聖只通明亦謂之聖可學

樂正子二之中是知好善而未能有諸已故有從子敖之失人傑○嗇録云二之中四之下未必皆實有諸已者故不免有失錯處

可欲之謂善人之所同愛而目爲好人者謂之善人盖善者人所同欲惡者人所同惡其爲人也有可欲而無可惡則可謂之善人也横渠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人傑。集注

問可欲之謂善曰横渠説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盖可欲底便是善可惡底便是惡若是好善又好惡却如何得有諸已此語脉亦不必深求只是指人説只是説善人信人又問至大而化之皆是指人否曰皆是

又問只自善推去否曰固是然須是有箇善方推得譬如合一藥須先有真藥材然後和合羅碾得来成藥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大凡諸人解義理只知求向上去不肯平實放下去求惟程子說得平實然平實中其義自深遠如中庸中解動則變變則化只是就外面說其他人解得太高蓋義理本平易却被人求得深了只如明則誠矣誠則明矣横渠皆說在裡面若用都收入裏面裏面却没許多

節次安著不得若要强安排便須百端撰合都沒是處㽞

或問可欲之謂善伊川云善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善便有箇元底意思橫渠云求仁必求於未惻隱之前明善必明於可欲之際二先生言善皆是極本窮源之論發明善字而已至於可欲之義則未有說也近世學者多要於可欲上留意有曰一性之真其未發也無思無為難以欲言無欲則無可無不可及其

感而遂通則雖聖人未免有欲有欲則可不可形焉可者天理也不可者人欲也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善已乎不知此說是否曰不須如此說善人只是渾全一箇好人都可愛可欲更無些憎嫌處問如是則惟已到善人地位者乃可當之若學者可欲為善當如何用功曰可欲只是都無可憎惡處學者必欲於善字上求用功處但莫做可憎可惡事便了問充實之謂美充實云者始信有是善而已今乃充而實

之非美乎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此之謂也充實而有光輝云者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故此有所形見彼有所觀覩非大乎孟子曰大人正己而物正此之謂也橫渠謂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間則有光輝之意不知此說然乎曰橫渠之言非是又問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般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又以上竿弄瓶習化其高為喻則其說亦既明矣但大

而化之之聖此句各有一說未知其意同否伊川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至於化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横渠云大能成性謂之聖近又聞先生云化其大之迹謂聖竊嘗玩味三者之言恐是一意不知是否曰然謨。集義

程子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一箇是自然一箇是做工夫積習

而至又曰善信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可欲之謂善是
説資禀好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有諸已之謂信是
説學又曰直方大直方然後大積習而至然後能不
習無不利閎祖
今思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有
諸已之信屬焉對曰乾者純陽之卦陽氣之始也始
無不善聖人之心純乎天理一念之發無非至善故
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者純陰之卦陰

氣之終所以成始者也賢人學而後復其初欲有諸已必積習而後至故曰坤賢人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先生曰只是一箇是自然一箇是做工夫可欲之謂善是説資禀可欲是别人以為可欲有諸已之謂信是説學

乾九三聖人之學可欲之善屬焉可欲之善是自然道理未到脩為故曰聖人之學坤六二賢人之學有諸已之信屬焉有諸已便欲執持保守依文按本做故

曰賢人之學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便做將去是健之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便只簡靜循守是順之義大率乾是做坤是守乾如活龍相似有猛烈底氣象故九五曰飛龍在天文言說得活潑潑地到坤便善了六五只說黃裳元吉文言中不過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已看易記取陰陽二字看乾坤記取健順二字便不錯了 椿

逃墨必歸於楊章

或問孟子云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謂墨氏不及楊氏遠矣韓子却云孔墨必相為用如此墨氏之學比之楊朱又在可取曰昌黎之言有甚憑據且如原道一篇雖則大意好終是踈其引大學只到誠意處便住了正如子由古史引孟子自在下位不獲乎上只到反諸身不誠處便住又如温公作通鑑引孟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去了居天下之廣居皆是掐却一箇頭三事正相類也文蔚

盆成括仕於齊章

盆成括恃才妄作謂不循理了硬要胡做 僩

人皆有所不忍章

叔器問充無受爾汝之實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 義剛

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 又云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燾

問此章前面雙關說仁義後面却專說義如何曰前一截是衆人所共曉到這後又較細密難曉故詳說之

又問莫有淺深否曰後面也是說得漸漸較密道夫

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集注云實誠也人不肯受爾汝之實者羞惡之誠也須是自治其身無不謹然後無爾汝之稱否曰這些子注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好却因後来改来改去不分曉了看来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

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又問餂者探取之意猶言探試之探否曰餂是鉤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强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餂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為要難使他来問我是以不言餂之也又問政使當言而言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否曰固是這穿窬之心便是那受爾汝之實

又問此章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麤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工夫更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使行己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也是展去充填滿也填塞教滿又曰此段最好看僩

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曰某舊說恐未然看來人皆
恐爾汝之名須是充此心使無受爾汝之實又曰須
是就這惡其名處充到那無受爾汝之實處則無所
往而不為義矣如今面前惡穿窬之名而背後却為
穿窬便有穿窬之實須是無穿窬之實始得莊仲問
伊川為東坡所玩侮是如何曰公是倒看了充無受
爾汝之實孔子之伐木削迹不成也是有受爾汝之
實子蒙

言近而指遠章

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說又不可不逐頭面理會也方

時可問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不下帶或作心說曰所謂心者是指箇潛天潛地底說還只是中間一塊肉底是若作心說恐未是時舉

堯舜性者也章

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疎略成湯却孜孜向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慙德武王數紂至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人傑

湯武固皆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更精密又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史記但書湯放桀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恐亦未必有此意也儒用

或問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曰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所爲而然也（謙）

聖人是人與法爲一已與天爲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爲一已未與天爲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道夫）

注云無意而安行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僩）

說大人則藐之章

敬之問說大人則藐之章曰這爲世上有人把大人許

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集注

説自分明論語説畏大人此却説藐大人大人固當

畏而所謂藐者乃不是藐他只是藐他許多堂高數

仞榱題數尺之類　賀孫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問養心莫善於寡欲曰緊要在寡字多字看那事又要

這事又要便是多欲　子蒙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

不當言寡 振

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欲章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 端蒙

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

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閒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

力且看從古作為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来那箇嗔做知道也是此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獒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賀孫

敬之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

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以
留意於物這説得不是纔説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
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軸便
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為心病某前日病
中閒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
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
閉着眼坐得此心寧靜子善問如夏葛冬裘渴飲飢
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必欲精細食必求飽美這便

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 賀孫

集注云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多字對寡字說

才要多些子便是欲 僩

曾晳嗜羊棗章

羊棗只是北邊小棗如羊矢大者 義剛

萬章問孔子在陳章

鄉原原與愿同荀子原慤注讀作愿是也觀孟子意是

言好不是言不好然此一等人只是如此了自是不

可進了

問鄉原之義曰原字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為巳不為他人彼鄉原便反非

笑之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言古之人此是鄉原笑狂者也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笑狷者也彼其實所向則是閹然媚於世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己故以為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為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又問孔門狂者如琴張曾晳輩是也如子路子夏輩亦可謂之狷者乎曰孔門亦有狂不成狂狷不成狷如冉求之類是也至於曾晳誠狂者也只

爭一撮地便流為莊周之徒大雅

狂狷是箇有骨肋底人鄉原是箇無骨肋底人東倒西擂東邊去取奉人西邊去周全人看人眉頭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觸了人君子反經而已矣所謂反經去其不善為其善者而已僩

敬之問經正則庶民興這箇經正還當只是躬行亦及政事否曰這箇不必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曾恁地便了有禹湯

之德便有禹湯之業有伊周之德便有伊周之業終不如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會有一家便當理會一家之事有一國便當理會一國之事又曰孟子當楊墨塞道其害非細孟子若不明白說破只理會躬行教他自化如何得化賀孫問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至否曰然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所以為新民也賀孫

集義反經經者天下之大經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如大學中說止於仁止於敬之類是提起大綱然而天下之事雖至纖悉舉不出於此理非集義不可人傑。集義

問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謂如造屋先有柱脚

然後寛慂牖有安頓處〈畨〉

由堯舜至於湯章

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曰惟三山林少穎向某說得最好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湯則聞而知之葢曰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去僞〉

蔣端夫問聞知見知所知者何事曰只是這道理物物各具一理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見之於心或求之於事物曰不知所求者何物若不以心于何求之求之於事物亦是以心震

朱子語類卷六十一